

「莊子及其文學」一書評析

徐公超

書名：莊子及其文學
作者：黃錦鉉
出版者：東大圖書公司

莊子是我國歷史上，一位不世出的哲學與文學雙棲奇才。他的書，其立意之玄奧，想像力之豐富，文思之洸洋恣肆，都是無與倫比的。任何人一旦進入他的世界，都會樂以忘憂，留連忘返。

我個人對莊子發生興趣，迄今已有十五、六年了。其間確實曾涉獵過不少有關的著述。尤其遇有關於「莊子」的新書出版，我莫不急欲買來一讀，看看其中是否有什麼新的見解。去年年底又在報上看見「莊子及其文學」一書的出版預告，未讀其書，先已被書名所深深吸引。

「莊子及其文學」一書，共包含有作品九篇，依內容約可分為三大類：(一)「考據」類：計有「關於莊子及莊子書」、「關於莊子向秀注與郭象注」、「釋莊子中的『不』與『弗』」、「魏晉之莊學」、「六十年來的莊子學」等五篇。(二)「義理」類：計有「莊子筆下的孔子」、「老莊思想」等二篇。(三)「詞章」類：計有「莊子之文學」、「從感情、理智、科學的角度看莊子的文學」等二篇。每篇作品，篇幅都相當冗長。

首先，來談第一類作品：關於「莊子及莊子書」一文，對莊子的生平及著作，都有極為詳盡的考證，只是這類文章，前人寫的已很多，僅能供初學者的參考，其他價值不大，且這篇文章，已收入作者另一本書中（新譯莊子讀本），現在又收錄在此，不免有重複之感。「關於莊子向秀注與郭象注」一文，所談也是千古難決的老問題，作者大抵是拾前人牙慧，將之重新組合而已，並無什麼特殊新的見解可言。

按向、郭注莊問題，最初見於「世說新語」文學篇：「初注莊子者數十家，莫能究其旨要；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，妙析奇致，大暢玄風，唯秋水、至樂二篇未竟，而秀卒，秀子幼，義遂零落，然猶有別本。郭象者，為人薄行，有雋才，見秀義不傳於世，遂竊以為己注，乃目注秋水，至樂二篇，又易馬蹄一篇，其餘衆篇，或定點文句而已。後秀義別本出，故今有向、郭二莊，其義也。」

這段文字，作者原文中也曾援引。字數雖不多，但所包含的問題却不少。如：(1)向本莊子，秋水、至樂二篇，是否真的未注完？(2)郭本莊子，秋水、至樂二篇，其注解遺詞用語，前後是否截然不同？(3)郭象為人，是否真的「薄行」？(4)向郭本「馬蹄」篇之注解，其異同如何？……諸如此類的問題，我覺得也皆有向讀者交代的必要，但作者文中却未論及，實為美中不足。另如「六十年來的莊子學」及「釋莊子中的『不』與『弗』」兩篇，皆取材廣泛，內容充實，分析詳盡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。至於「魏晉之莊學」，因這類題材，前人早有不少專著，今天再來寫，如無什麼新意或創見，是不容易寫好的。

其次，談到第二類作品：「莊子筆下的孔子」一文，佈局嚴謹，文字亦甚精鍊，是全書中最具「可讀性」的文字。「老莊的思想」一文，內容係將老子與莊子的思想作一比較，文中頗多卓見，是全書較為出色的一篇。

最後，來談「詞章」類作品：「莊子之文學」及「從感情、理智、科學的角度看莊子的文學」。這兩篇文字，據作者在原書「後記」裏說：本是一篇演講詞，後因要作第二次演講，於是又演繹成另一篇作品。因此兩篇作品內容，也屬大同小異，可說就是一篇文章，同一篇演講詞，固然可以用來在不同場合與時間演講，但若

將之收入書中時，那就只能保留一篇，所以這兩篇文章，我認為仍以合併改寫為一篇為是。而且從這兩篇文字中。也可看出作者對文學的見解是如何的貧乏。說來說去，都是在「科學的」、「情感的」、「理智的」這三層語意上兜圈子，始終也看不出作者對文學有什麼其他獨到的見解。在「感情、理智、科學」一文中，作者並舉春秋、孟子、孟德斯鳩的法意，盧梭的民約論等一類中西名著，來說明文學的功能與價值，雖然作者在文中說得頭頭是道，可惜這些作品，卻沒有一部是真正的文學作品，未免使人覺得舉例不當。

讀完全書，深深覺得作者寫作態度有欠嚴謹。按現今莊子一書，內容共分為「內篇、外篇、雜篇」三部分，據作者在原書第一篇「關於莊子及莊子書」一文中，綜合歸納古今學者意見，考定「內篇」乃為莊子自著，而外、雜諸篇，均非莊子的作品。同時作者在「莊子筆下的孔子」一文中，也說「莊子全書提到孔子的地方，有五十一處，其中外、雜諸篇，後人多辨其偽，茲不具列，僅就內篇中述及孔子的地方，提出說明之。」或許因作者不願將原文寫得太長，故特立此一原則，將取材限於「內篇」，不過既然如此，則全書其他各篇，也皆應嚴守此一原則，但事實却又不然，作者於其他各篇中，每每引用外、雜諸篇（也就是作者考定不是「莊子」的作品）的文字，來說明「莊子」的思想、文章等，這無異是自相矛盾，同時不免使人有個感覺：似乎作者須要某篇是莊子作品時，就說某篇是莊子的作品；不須某篇是莊子作品時，就說某篇不是莊子作品，這不是有欠審慎嗎？

綜覽全書，可說「考據」多於「義理」，「義理」又多於「詞章」，所以「莊子及其文學」一名，實不足以概括全書的內容，不如改作「莊子論叢」，「莊子叢談」一類書名，似較貼切。

全書作品，有的是用文言文寫的，有的是用語體文寫的，行文皆稱清楚明暢，中肯達意，唯文字皆未臻於上乘。這本書頗可供初學者的參考，但沒有什麼鑑賞品味的價值。

我個人認為一本書的出版，應力求完美無疵，舉凡重複的文字或多餘的注解，（如原書五十七頁「註一」）都應刪除，同時校對也不可馬虎，我希望這本書再版時，能以一個新的面貌，呈現於讀者面前。